

二十四史

訂補

第十一冊

書目文獻出版社編

二十四史訂補

第十一冊

書目文獻出版社

策劃、選編：徐 蜀

責任編輯：殷夢霞

第十一冊目錄

五代史記注補卷二十九至卷七十四	一
補五代史藝文志	七七五
補南唐書藝文志	七八七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九

晉臣傳第十九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為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

冊府元龜曰桑維翰少時所居嘗有魃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撮其中拂而未嘗改容後卒為中書令

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為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公舉進士可以從他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桑維翰

陳鵠書舊唐書曰後唐明宗公卿大宴皆唐室舊儒其時進士勢見前輩各以所業止投一卷至兩卷但于詩賦歌篇古調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兩卷號曰雙行謂之多矣故系魏公維翰只行五首賦李相愚止行五首詩便取大名以至大位宜必以多為貴哉

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弊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清異錄曰桑維翰草萊時語友人吾有富貴在造物未還三債是以知之上債鐵貨中債妓女下債書籍既而鐵硯功成一日酒後謂親密曰吾始望不及此當以數語勸子一杯具人滿酌而引公云吾有三悅

述卿學校錄本

而持之一曰錢二曰妓三曰不敢遺天下書公徐云

吾術太甚自罰一觥維翰服蟬翼紗大人帽庶來四方名為化巾鳳尾袍者相國桑維翰時未仕縵衣也謂其縵縵穿結類乎鳳尾

晉高祖辟為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高祖自太原徙天平不受命而有異謀以問將佐將佐皆恐懼不敢言獨維翰與劉知遠贊成之

冊府元龜曰時高祖將起義顧慮孤單無成慮不違虞維翰揚言曰螭蛇在手壯士解脫今日朝廷待以匪人無復首免之理但極力自完萬一不濟契丹族帳在雲應朝呼夕至何患無成高祖釋然

五代史記卷二十九

因使維翰為書求援於契丹耶律德光已許諾而趙德鈞亦以重賂啖德光求助已以燕唐高祖懼不果事乃遣維翰往見德光為陳利害甚辯德光意乃決卒以滅唐而與晉維翰之力也高祖即位以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職官分紀曰天福初桑維翰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知院之名始此

天福四年出為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秦州吐渾白承福為契丹所迫附鎮州安重榮以歸晉重榮因請與契丹絕好用吐渾以攻之高祖重違重榮意未決維翰上

述卿學校錄本

疏言契丹未可與爭者七

冊府元龜曰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且懼朝廷拂于其意乃密上疏曰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東內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請討契丹臣方遙隔朔關未測端倪思陛下頃在并汾初離屯種師少糧援絕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丹控弦王塞躍馬龍城直度陰山徑絕大漠萬里赴難一戰夷允教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瓦之業皇朝受命于此六年夷夏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詞降節屈萬乘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

五代史記卷三

三

將假手以報怨恐非達慮有感聖聽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其有七焉契丹自數年來最為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塞北即今土地廣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爭者一也契丹自克捷之後鋒銳氣雄南軍因敗竄以來心沮膽怯況今秋夏雖稔而帑庫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况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爭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焉雖多求取未至侵陵豈可先發舉端自為我首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沉機則追悔何及矣

五代史記卷三

者山器也政者危事也苟議輕舉安得萬全此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於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於突厥由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正祀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孽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警陳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為舉行逐水草軍無積運居無寇警征無營柵便苦流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飢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於走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軍邊上少

五代史記卷三

四

則懼夷狄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馳之勞則必逐寇而速反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迎則禁衛之號雄疲於奔命鎮定之封境略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於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室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貨於冒頓神克武略高稱臣於可汗此謂達於權變善於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因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為耗室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遠藩遠郡得以騷矜外剛內柔上凌下僭此為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

五代史記卷三

與爭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
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姜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
養育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
兵有十倍之強主無內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觀彼之
變待彼之衰用己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
功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

高祖召維翰使者至卧内謂曰北面之事方授吾臂中
得卿此疏計已決矣可無憂也維翰又勸高祖字鄴都
七年高祖在鄴維翰來朝徒鎮晉昌
冊府元龜曰天福末桑維翰奏臣洛京章善坊捨宅
為僧院乞賜名額勅以奉仙祥院為名

五代史記注補

五

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
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
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

冊府元龜曰桑維翰為侍中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
遠景延廣俱為州守又嘗一制除節將五十餘人各
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維翰為相戶部奏改維翰
本貫河南府河南縣來遠鄉為調角鄉樂善里為代
天里給門戟十二枝開運初為樞密使中書令詔改
維翰本貫河南府章善坊為賢相坊

復為樞密使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
百度安理初李瀚為翰林學士好飲而多酒過高祖以

述都公松錄本

為浮薄

冊府元龜曰李瀚初仕晉為翰林學士晉末契丹犯
關明年春隨盧帳北行虜主永康王善待之永康入
國以瀚華人不令隨從留住幽州供給亦厚永康為
述軌所殺述律代立部族首領多被戮永康弟曰
蕭海真亦謂之輝得舍利為幽州節度使與瀚相善
每與瀚言及中國意深慕之瀚嘗微以言挑之欣然
遂納會定州節度使遣謀者田重霸繼往幽州傾遇
軍事每令潛至瀚所密謀還計瀚亦致書於定州致
謝定州表其事高祖哀瀚窮難異域嘗有南歸之意
乃令田重霸齎詔賜之景令瀚兄太子賓客潘崇通

五代史記注補

六

家問瀚得詔甚感高祖恩因重霸迴致謝曰田重霸
至伏蒙聖慈特頒明詔降日中之文字慰天外之流
離別述宸慈俾傳家信如見骨肉倍感君親又奏陰
事曰昨日重霸至為無與蕭相海真詔勅祇有兄潘
家書不敢將出方欲遣田重霸却回至五月四日海
真差中門使趙佩傳語臣云昨擬差人齎報書上南
朝皇帝請發兵來取取得姚漢英等奏狀所貴聽信
其詞文印押了未封被趙珣懷內遺失交下憂怕不
知所為臣既覩實心遂喚趙珣通事李解里來呈與
書詔當時聞于海真極喜引臣竊謝尋喚重霸於私
宅相見至五月二十六日又喚重霸於衙內一宿今

述都公松錄本

月四日令趙珣將銀十兩令與重霸兼傳語與臣云
我心如鐵石但令此人且迴諸事宿時說與一一已
令口奏候南朝有文字來則別差人去今因奏陳皆
據目前所得至于機事兵勢權謀非臣愚為敢陳鄙
款伏乞妙延良測周訪嘉謀斷于宸衷用叶廟勝又
與海書言契丹逆律事云今王驕朕惟好擊鞠耽于
內寵固無四方之志飽其事務不問已前親密貴臣
高懷異志即微弱可知不敢備奏一則煩文一則恐
涉為身計大好來其龍弱之時許亦易和若辦得來
討唯速若且和亦唯速將來必不能力為可求也
五代史補曰李瀚有進寸每作文則筆不停綴而注

嗜酒楊凝嘗受詔撰錢鏐碑自以作不達翰是市
美酒召瀚飲侯其酣且使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
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數伏久之少主之入藩也
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戎主皆放還瀚時為翰林院學
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於藩中

天福五年九月詔廢翰林學士按唐六典歸其職於中
書舍人而端明殿學士樞密院學士皆廢及維翰為樞
密使復奏置學士而悉用親舊為之維翰權勢既盛四
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筠端明殿學士馮玉
用事共譏之帝欲驟熙維翰大臣劉昫李崧皆以為不
可卒以王為樞密使既而以為相維翰日益見疎

述卿公校錄本

冊府元龜曰開運中以宰臣桑維翰長子垣為屯田
員外郎次子垣為秘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
之子為郎發已久矣近或行之甚謹外議乃抗表固
讓不受尋改垣為大理司直垣為秘書省正字議者
美之

帝飲酒過度得疾維翰遣人陰白太后請為皇帝重脩
置師傳帝疾愈知之怒乃罷維翰以為開封尹

冊府元龜曰維翰為開封尹會秋霖經月不歇一日
維翰出府門由街入內至國子監門馬忽驚逸御者
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
黨咸憂之

五代史記卷三

維翰遷樞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樂城杜重威
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
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歎曰
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
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為言
耶德律先犯京師遣張彥澤遣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
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當議母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
使維翰見德光因譏彥澤之

茅坤曰出帝既牽於左右榮感之言不能從維翰母
絕契丹之議矣及契丹遣書召見維翰不過欲維翰
以初議完故約耳於是時而能傾心維翰未必不可

述卿公校錄本

轉危為安也顧令張彥澤圖之其事頗與表帖令殺田豐宰相類悲夫然晉之藉契丹以篡唐維翰之力為多亦傳所謂以悖入者以悖出也晉之亟亡而維翰之及於難亦天道然爾

而彥澤亦利其貨產維翰狀貌既異素以威嚴自持晉之老將大臣見者無不屈服彥澤以曉悍自矜每往候之雖冬月未嘗不流汗初彥澤入京師左右勸維翰避禍維翰曰吾為大臣國家至此安所逃死邪安坐府中不動彥澤以兵入府問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還而謂人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見之猶使人恐懼如

五代史記卷五

九

此其可再見乎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穀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頽然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於此豈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繼載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

五代史補曰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噫其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李緯尚書故實曰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吏持笏中有諸黃及袍笏之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安乎最蒙相愛為召來炳至一如魚禮備

述都公校錄本

出詣涑公蒙授軍巡判官他日又詢魚曰毛姑秀才何在最相鄙薄見海頗甚今吾在政地伊尚困于塵土聞君子固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姑至今于府中授官有白衣吏數人執姑及通衢一吏云毛姑謀叛罪當處斬姑大呼曰韓魚召我來授官我何罪乃斬之魚大恸曰姑之死吾召之也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姑來曰相公生教在已公昔日同場屋間相諧謔乃戲笑耳相公何報之深也使

五代史記卷五

十

我頸受利刃死矣郊野妻子凍殍公心安乎吾上訴于天帝憫其無辜授司命判官公曰吾為子飯千僧誦佛經千卷可乎姑曰得君之命而已他無所用公不久果死其手足皆有傷處因學紀聞曰唐段主不肯和親而亡石晉父事契丹而興晉之興也乃其所以亡也桑維翰之興晉即所以亡晉也鍾輅續前定錄曰黃損連州人有志學於廬山與桑維翰宋齊邱相遇每論天下之務皆出損下損益自負居何無何遊五老峯遇盤石少憩頃之有叟長嘯而至指維翰齊丘曰公等皆至將相但各不得其死耳次指損曰此子有道氣可以隱居若求官不過一州從事耳盧思之損甚怒叟曰休戚之數定矣吾先知也何志乎後皆然

述都公校錄本

使人檢其尸信為繼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賫財志為芳澤所標

王象之與地紀勝曰桑維翰墓在盱眙縣崇福院招隱洞之北 母府元龜曰廣順三年二月初鳳翔尹桑能責授鄧州長史能故開封尹維翰之庶弟也維翰父珙有愛姬生子歲餘珙卒如求出遂携兒而去兒即能也其後莫知所之及維翰貴前遣人求訪音問微知在青州曹戶部侍郎王松權知青州時維翰鎮州竟以誠託松松至即訪能果得之於博興縣民家能母適玄氏能即為玄氏子松即送能至維翰所維翰表其事有頃晉祖授能協律郎維翰鎮京兆

五代史記注補

上

以能為衙內都指揮使維翰再入中書政太常丞果遷司封員外郎能幼孤流落長於他族不識文字性格鄙俗及維翰薨諸子幼弱能以維翰舊第得錢十緡典帖與人其宅本辛氏之業也辛氏定年限帖典與維翰及年限滿能出為鳳翔少尹辛氏乃詣維翰子坦贖之坦辭以候取能音辛氏訴於官樞密使王峻素知其事深所不平即追能證問能具伏其罪故貶逐之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不入鐵不如不發由是延廣以挽強見稱事梁邵王友諒友諒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

述都金校錄本

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未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為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為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為客將高祖即位以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果州兩練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天福四年出鎮義成又徙保義復召為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徙鎮河陽三城遷馬步軍都指揮使領天平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

母府元龜曰高祖晏駕與宰臣馮道等承順命以齊王為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頗有踴暴之失

初出帝立晉大臣謀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

五代史記注補

上

致書稱孫而已大臣皆知其不可而不能奪契丹果起數以責晉延廣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為孫而不可為臣且晉有橫唐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佗日不棄孫子取笑天下豈知其言必起兩國之爭懼後無以取信也因請載于紙以備遺忘延廣教吏具載以授瑩瑩藏其書衣領中以歸具以延廣語告契丹契丹益怒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第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林椅榻皆累金銀飾以龍鳳

清異錄曰吉祥座杜重威馬也肉胡床景延廣馬也又進帟五千匹綿一千四百兩馬二十二匹王鞍衣鞍

述都金校錄本

唐王金帶等請賜從官自皇弟重唐下至伴食刺史重唐從者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押衙孔日官等稱是時天下旱蝗民餓死者數十數萬而君臣窮極奢侈以相誇尚如此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為御營使相拒遼魏之間

冊府元龜曰唐騎南收大帥親至瀘淵延廣時在軍母凶訃至自瀘淵津北移於津南不信宿而復蒞戎事魯無戚容下便之士亦聞而惡之

先鋒石公霸遇虜於咸城高行周符彥卿兵少不能救馳騎促延廣益兵延廣按兵不動三將被圍數重帝自御軍救之三將得出皆泣訴然延廣方握親兵恃功恣

橫諸將皆由其節度帝亦不能制也

冊府元龜曰帝登咸城南古臺置酒以勞三將

契丹嘗呼晉人曰景延廣喚我來何不速戰是時將皆力戰而延廣未嘗見敵契丹已去延廣獨閉壁不敢出

冊府元龜曰延廣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虜絕好言何勇也今虜至若是氣何隨也

自延廣一言而契丹與晉交惡凡號令征伐一出延廣晉大臣皆不得與故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延廣為言契丹去出帝還京師乃出延廣為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瀘淵以延廣從時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

不得志見晉日削度必不能支契丹乃為長夜之飲大

治第宅園池妓樂惟意所為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德光報曰使桑維翰景延廣來而割鎮定與我乃可和晉知其不可乃止契丹至中渡延

廣屯河陽開杜重威降乃還德光犯京師行至相州遣騎兵數千雜晉軍渡河趨洛以取延廣戒曰延廣南奔吳西走蜀必追而取之而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唐

騎奄至乃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於封丘并丕見鎖延廣曰丕臣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見鎖丕乃得釋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歡皆因爾也召丕瑩質其前言

延廣初不服瑩從衣領中出所藏書延廣乃服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殺一牙瑩殺至八等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事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家

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急引手扼吭而死時年五十六漢高祖時贈侍中

嗚呼自古禍福成敗之理未有如晉氏之明驗也其始以契丹而與終為契丹所滅然方其以逆抗順大事未集孤城被圍外無救援而徒將一介之命持片古之殭

能使契丹空國興師應若符契出危鮮難遂成晉氏當是之時維翰之力為多及少主新立羣臣兵連敗約起爭發自延廣然則晉氏之事維翰成之延廣壞之二人

之用心者異而其受禍也同其故何哉蓋夫本末不順

而與夷狄共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吳密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少舉明經不中清泰中為大同沙秀珣節度判官

丹府元龜曰沙秀珣為雲州節度使清泰二年十二月秀珣奏十年前與契丹互市則例三年七月又言

契丹石祿牧部族近城市易步軍指揮使桑遠謙應太原引戍兵圍子城時無兵甲秀珣突圍出城就西

山據雷公口二日招集兵士入城爾伐亂軍桑遠戰敗不知存亡是日應州尹暉復部送桑遠與司謀叛

太原人李元信至約說伏罪並尸於市遣太子賓客

桑遠謙

主

薛延祚宣賜秀珣尹暉戎服金帶錢幣及犒膏在城

軍士

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為援契丹過雲州秀珣出城迎

謁為契丹所虜城中推舉主州事暉即閉門拒守契丹

以兵圍之高祖入立以雲州入于契丹而密猶守城不

下契丹圍之凡七月高祖義密所為乃以書告契丹使

解兵去高祖召密以為武寧軍節度副使謀議大夫復

州防禦使出帝即位與契丹絕盟河北諸州皆警以謂

貝州水陸之衝緩急可以轉輸乃積粟數十萬以王

令溫為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耶珂素驍狠難制令

溫奪其職珂閑居無憚乃陰使人亡入契丹言貝州積

粟多而無兵守可取令溫以事朝京師心願殺珂乃質

其子崇範以自隨晉大臣以密前守雲中七月契丹不

能下乃遣密馳驛代令溫守貝州密善撫士卒會天大

寒裂其帷帳以衣士卒卒皆愛之珂因求見密願自

殺密推心信之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密命

珂守南門契丹圍三日四面急攻之密從城上投薪草

焚其梯衝殆盡已而珂自南門引契丹入密守東門方

戰而左右報珂反密顧城中已亂即投井死而令溫家

屬為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為武勝軍節度使後

累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王令溫故

其子失出不能容其反矣以兵及契丹人其子

人不犯其遺教其死不以兵及契丹人其子

冊府元龜曰王令溫初仕後唐為沁州團練使及安

重榮稱兵于鎮州晉高祖以令溫為行營馬軍都指

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于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

使令崇今溫之弟也為貝州軍校天福八年自賊中

至訴其舉家淪沒乃以令溫為威勝軍節度鄧隨均

房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又以貝州都指揮使杜審澄

為均州刺史以親族陷於寇難故也令溫為麾下邵

宗範剽心嚮肉令崇吸之宋范珂之子也初令溫奉

詔詣關皆謂珂有異志乃以具子為帳內兵以質之

美珂惜其子而釋私憾珂素光根殊無所顧而令溫

復族者自失其機斷也

述鄭公校錄本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

漢臣傳第十八

蘇達吉京北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為高祖從事達吉常代悅作奏記悅乃言之高祖高祖召見達吉精神爽秀憐之乃以為節度判官

冊府元龜曰天福十二年秦州節度使叛入蜀高祖聞之歎曰中原無主使藩侯一至于此吾度方召之任得無愧於心乎達吉等曰大王出鎮邊裔兵權久不在已外不能撫四夷內不能安牧伯朝廷致敗乃自失之夫不有廢也於何以興皆天運使然非大王之過大王富有金晉之地帶甲十萬一呼一吸海內孰不響應是以雪家國之恥足以圖帝王之業幸不以小善小節為拘累耳帝曰諸公何畧之甚吾以少主陷虜心焉如灼煉之與力已不造於重耳皇緒若在將欲保實融事業足矣安有他望耶

高祖性素剛嚴宿佐稀得請見達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閣中兩使文簿盈積莫敢通達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高祖多以為可以故甚愛之然達吉為人貪鄙無行喜為戲謔高祖嘗以生日達達吉疏理獄囚以祈福謂之靜政達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達吉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五代史補曰高祖在河東幕府開書記朝廷除前進士丘延敏為之以高祖有異志恐為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達吉未幾契丹南侵高祖使順而起兵不血刃而天下定達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章事逾年延敏始選授鳳翔麟遊縣令過堂之日達吉戲之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政讓與郭夫耶延敏逆慙慙而退

是時制度草創朝廷大事皆出達吉達吉以為已任然素不學問隨事裁決出其意見是故漢世尤無法度而不施德政民莫有所稱焉高祖既定京師達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

五代史記卷十

二

周府元龜曰蘇高珪字玄錫以五經中第為海井管記漢高祖作鎮并門奏為廉判閣運末戎虜盜國高祖即位子晉陽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進司空乾祐中景範除大理正屬周太祖出鎮于鄴高珪為範于太祖因奏為鄴都留守推官高珪初仕漢為宰相純厚長者遭遇高祖與蘇達吉同登相位漢末達吉夷滅為珪恬然無咎時人以為積善之報清異錄曰蘇司空高珪亮百官致祭時御史何登撰版文曰漆宮永閔沙府告成禮畢余問沙府之說曰自隱道至靈棺之穴皆鋪沙以防陰雨泥滑名沙府唐人嘗引用之

述餘全校錄本

除吏多違舊制達吉尤納貨賂市權鬻官冊府元龜曰達吉用舍升降率任意情至有白丁而升官路由流外而除令錄者不可勝數

勇者雖強然高祖方倚信二人故莫敢有告者鳳翔李承吉初朝京師達吉以承吉故秦王從微子家世王侯嘗有奇貨使人告承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王玉帶承吉以無為解達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承吉償之前客省使王筠自晉未使楚至是還達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快快以其索裝之半獻之而皆不得州晉相李宏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宏第賜達吉而宏別有田宅在西京達吉遂皆取之

五代史記卷十

三

宏自北還因以宅奉獻達吉達吉不悅而宏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達吉乃誘人告宏與弟與弟等下獄宏款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高祖山陵為亂獄上中書達吉改二十人為五十人遂族宏家是時天下多盜達吉自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達吉曰為盜族誅已非王法況鄰保乎達吉恠以為是不得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衛州刺史葉仁魯聞部有盜自帥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于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腳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聞者不勝其冤而達吉

述餘全校錄本

以仁魯為能

冊府元龜曰廣順三年正月庚午萊州刺史葉仁魯犯賊法寺斷處死賜自盡將死太祖遣中使賜酒食宣曰汝自抵刑憲國法如此爾有老母當遣存恤耳仁魯感恩泣下而死

由是天下因盜殺人滋濫達吉已責蓋為豪修謂中書堂食為不可食乃命家廚進羞日極珍善繼母死不服喪妻武氏卒諷百官及州鎮皆輸綾絹為喪服武氏未嘗除其諸子為官有庶兄自外來未白達吉而見其諸子達吉怒託於化事告於高祖杖殺之達吉嘗從高祖征鄴數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

五代史事

四

冊府元龜曰漢張仁瑒為左庶子乾祐二年十二月鄧州節度判官史在德棄市以其誤斷民崔彥等八人犯牛皮禁罪皆至死刑故也時朝廷方務積甲故牛革之禁甚峻先是潞州長子縣民犯鞞底二殺數人在德援例以斷之節度使劉重進以崔彥將牛皮漢高廟冒鼓曾于本鎮申明其典故犯不同改杖放之在德固爭因而上言朝廷命使案覆在德以失入伏辜時樞密使楊邠以法寺覺縱乃召仁瑒謝之仁瑒獻上以大理寺所斷即依律文凡斷罪合取最後勅為定詳編勅云官典鞠獄枉濫或經臺授執勅問不虛元推官典並當誅罰又嘗有忻州法孫郭業故

述卿台校錄本

入張仁安一人死罪合當誅罰處分今在德故入八人罪法寺不援後勅在據律文今以郭業比附在德合處極典大理問是獄又引晉朝後勅云今後不得以斷郭業勅內誅罰二字為用並須依格律斷獄時宰臣蘇達吉見之言于楊邠不能正竟決杖死之達吉素善李濟

冊府元龜曰蘇達吉為初時李濟在翰林達吉深奉待之會四輔闕人高祖欲擢用吏部尚書竇貞固復問其次達吉曰頃張彥澤以殺判官張武罷鎮晉祖宥其罪而李濟上疏極言彥澤之罪宥之屈法陛下在太原時論朝士大夫常重濟之為人時高行同慕

五代史事

五

容彥超圖杜重威于鄴二帥不協高祖有親征之意未次會海上疏請駕征鄴大合上旨遂與貞固同日拜平章事

諷濟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濟離間大臣罷濟相

冊府元龜曰隱帝乾祐元年二月制曰李濟早預朝倫素勤時望繼踐清華之列曾無個儻之名先皇帝應運開基濟物成務未明求理虛已待賢擢自禁林升之親路既委宰衡之任茂陳帷幄之謀迨及眇躬初親庶政被顧問之際屢觀醜聞當獻替之時無聞訕訐復虧嚴重但務諛媚為君子之偏殊失大臣

述卿台校錄本

之體重以梓宮在殯國步多艱屢陳遠東之言頻建
出師之意率爾獨見豈是減損朕方務舍弘美金終
始難色荒而在念慮假器以興機俾輟中樞式存大
體仍令運第庶用省躬惟爾自貽無我若怨苟能思
過宜各推恩可罷免勒歸私第

以楊師平章事志閣決達吉高珪由是備位而已
乾祐二年加拜司空周太祖鎮鄴不落樞密使達吉以
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
肇議弘肇怒達吉異已

通鑑曰史弘肇曰領樞密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
畏服號令行矣 冊府元龜曰弘肇怒達吉之異已

五代史記卷三

六

達吉曰此國家之事也且以內制外則順以外制內
豈得為便耶事雖不從物議多之

己宋制無而會飲王章第使酒坐中弘肇怒甚達吉謀
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輟人問其故達吉曰苟捨此而
去史公一處分吾釐粉矣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
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達吉
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達吉權知樞
密院方命革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達吉夜宿金祥殿
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

河南通志曰王處訥洛陽人

曰昨夕未曉已見季崧在側生人接死者無言事也周

述師生校錄本

太祖至北都官軍敗于劉子陂達吉宿七里夜與同舍
酌飲索刀將自殺為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
殺於民舍周太祖定京師梟其首適當李崧被刑之所
廣順初賜其子西京莊并宅一區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為人騎勇走及奔馬果
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為兵謀開道指揮選為禁兵
漢高祖與禁兵弘肇為軍校其後漢高祖鎮太原使將
武節左右指揮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於太原代州王
暉拒命弘肇攻破之

冊府元龜曰初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弘肇一鼓
而拔之斬暉以徇

五代史記卷三

七

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冊府元龜曰弘肇為許州節度使時高祖委以禁戎
留危京邑屬杜重威據鄴為亂車駕親狩命弘肇從
行自九月駐師及重威歸命凡三月弘肇振甲在野
晝巡宵警與士卒均其甘苦無所間然時人推其威
而有愛乃近代之良將也

是時契丹北歸留耿崇美攻王守恩於潞州高祖遣弘
肇前行擊之崇美敗走守恩以城歸漢而河陽武行德
澤州翟令奇等皆迎弘肇自歸弘肇入河陽高祖從後
至遂入京師

冊府元龜曰高祖由蒲陝赴雄如歸弘肇前鋒之力

述師生校錄本

也

弘肇為將嚴毅寡言麾下常少忤意立撻殺之軍中為之股慄以故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

冊府元龜曰史弘肇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自晉赴難將抵河內左右軍校持槍爭道候者馳告及領軍召而詰之乃獲其首為亂者既伏罪親以鐵撻擊而斃之京首示衆見者為之惕息凡騎士自河涉邠有犯田繫馬於樹者咸戮之由是軍衆肅然無敢犯其令

遣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歸德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

命德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紹等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京師之民流言以相驚恐弘肇出兵整察務行殺戮罪無大小皆死

冊府元龜曰德帝時遣歸德為刑部侍郎乾祐三年上言臣伏見諸處有人拋無名文書及言風聞討聞之事不委根苗接便追獲既非實實多是構虛窮理本之有傷清化無益遂使貪吏殺吏害私憾以售人撓夫任夫扇狂言而害物請明行條制庶絕罔誣其受納獄訟直須願有據論具陳名姓即據理詳按無縱舞文其無名文書及風聞坊間並止絕不

得施行俾存欽卹之風不失含弘之體從之時史弘肇弄權殺害酷毒不循理體以嚴織成風歸譴嫉之故有是奏

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軍卒誣其訛言坐棄市

冊府元龜曰嘗有醉者誤入民家婦呼之為盜巡司遇之以撻擊其腦血流被體乃就隣舍于假錢二緡令醉者負之即斬於所犯之地

凡民抵罪更以白弘肇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為斷舌決口斷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為婢於是前資政將失職之家帖息

五代史記注補

九

僮奴而所養之輩往往有制其主侍衛孔目官解晬投酷因緣為姦民抵罪者莫敢告訴燕人何福進有玉枕直錢十四萬遣僮買之淮南以需茶僮隱其錢福進笞責之僮乃誣告福進得趙廷壽玉枕以遺吳人弘肇捕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家財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為卒弘肇領歸德其副使等月率私錢千緡為獻穎州趙陽縣人六世同居親屬一百六十口和孝稱于鄉里

冊府元龜曰趙溫穎州汝陰縣人六世同居親屬一百六十口和孝稱于鄉里與軍將陳抃爭官務訟之三司三司直溫抃訴之弘肇弘肇以謂穎已屬州而溫不先白己乃追溫殺之連坐